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三

唐紀九

起著雍困敦九月盡重光單閼凡三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中

貞觀二年九月丙午初令致仕官

在位本品之上上

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爲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丁未詔自今大瑞聽表聞自外諸瑞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

鵲於野外 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
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
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婦人幽閉
深宮誠爲可愍灑掃之餘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
伉儷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洹水杜正倫於
掖庭西門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 已未突厥
寇邊朝臣或請修古長城發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災
異相仍頽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
朝夕朕方爲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障塞乎
壬申以前司農卿竇靜爲夏州都督靜在司農少卿

趙元楷善聚斂靜鄙之對官屬大言曰隋煬帝奢侈
重歛司農非公不可今天子節儉愛民公何所用哉
元楷大慙 上問王珪曰近世爲國者益不及前古
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
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
上然之 冬十月御史大夫參預朝政安亶襄公杜
淹薨 交州都督遂安公壽以貪得罪上以瀛州刺
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徵入朝諭以交趾久
不得人須卿鎮撫盧祖尚拜謝而出旣而悔之辭以
舊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曰匹夫猶敦然諾奈何旣

許朕而復悔之盧祖尚固辭戊子上復引見諭之祖尚固執不可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爲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前青州長史魏愷使於梁還除光州長史不肯行楊遵彥奏之文宣怒召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長史使還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顧謂遵彥曰其言有理卿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邲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爲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徵狀貌不逾中人而有膽

畧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爲霽威嘗謁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上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固久不已鷄竟死懷中十一月辛酉上祀園丘十二月壬午以黃門侍郎王珪爲守侍中上嘗間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

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卽出之還其親族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官人音樂不稱旨上責之溫彥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官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爲不可上怒曰朕寅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爲孝孫遊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上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爲此不盡言也

上曰爲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已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爲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西突厥統葉護可汗爲其伯父所殺伯父自立是爲莫賀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國人不服弩矢畢部推泥孰莫賀設爲可汗泥孰不可統葉護之子至力特勒避莫賀咄之禍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爲乙毘

鉢羅肆葉護可汗與莫賀咄相攻連兵不息俱遣使來請昏上不許曰汝國方亂君臣未定何得言昏且諭以各守部分勿復相攻於是西域諸國及敕勒先役屬西突厥者皆叛之突厥北邊諸姓多叛頡利可汗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爲可汗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遣遊擊將軍喬師望間道齎冊書拜夷男爲真珠毘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入貢建牙於大漠之鬱督軍山下東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磧北至俱倫水廻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雷諸部皆屬焉

三年春正月戊午上祀太廟癸亥耕藉於東郊沙門法雅坐妖言誅司空裴寂嘗聞其言辛未寂坐免官遣還鄉里寂請留京師上數之曰計公勲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澤爲羣臣第一武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但以故舊不忍盡法得歸守墳墓幸已多矣寂遂歸蒲州未幾又坐狂人信行言寂有天命寂不以聞當死流靜州會山羗作亂或言劫寂爲主上曰寂當死我生之必不然也俄聞寂率家僮破賊上思其佐命之功徵入朝會卒二月戊寅以房玄齡爲左僕射杜如晦爲右僕射以尚書右丞

魏徵守祕書監參預朝政

三月己酉上錄繫囚有

劉恭者頸有勝文自云當勝天下坐是繫獄上曰若

天將興之非朕所能除若無天命勝文何爲乃釋之

丁巳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

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

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

臣屬奏者乃關僕射玄齡明達政事輔以文學夙夜

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

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杜如晦引拔士類

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

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

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

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玄齡雖蒙寵待或以事

被譴輒累日詣朝堂稽顙請罪恐懼若無所容玄齡

監修國史上語之曰比見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

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

之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弘義宮更名大安宮上

始御太極殿謂羣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

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

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在平人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六月壬午以旱詔文武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恠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上以常何爲知人賜絹三百匹秋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丙子薛延陀毘伽可

汗遣其弟統特勒入貢上賜以寶刀及寶鞭謂曰卿所部有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突厥頡利可汗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修壻禮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以爲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暱姦佞一也薛延陀等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設欲谷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旱糗糧乏絕四也頡利踈其族類親委諸胡胡人反覆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其衆甚多比聞所在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上以頡利可汗旣請和親復援梁師都丁亥命兵部尚書李靖

爲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爲副九月丙午突厥俟斤九人帥三千騎來降戊午拔野古僕骨同羅奚舍長並帥衆來降冬十一月辛丑突厥寇河西肅州刺史公孫武達甘州刺史成仁重與戰破之捕虜千餘口上遣使至京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大亮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癸卯上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手詔褒美賜以胡餅及荀悅漢紀庚申以行并州都督李世勣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兵部尚書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

管華州刺史柴紹爲金河道行軍總管靈州大都督薛萬徹爲暢武道行軍總管衆合十餘萬皆受李勣節度分道出擊突厥乙丑任城王道宗擊突厥於靈州破之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耻壬午靺鞨遣使入貢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癸未右僕射杜如晦以疾遜位上許之乙酉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

通鑑卷之三
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蒞衆。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庚寅，突厥郁射設帥所部來降。閏月丁未，東謝會長謝元深、南謝會長謝強來朝。諸謝皆南蠻別種，在黔州之西。詔以東謝爲應州，南謝爲莊州，隸黔州都督。是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從之。乙丑，牂柯會長謝能羽及克州蠻入貢。詔以牂柯爲牂州，党項

會長細封步賴來降，以其地爲軌州。各以其會長爲刺史。党項地亘三千里，姓別爲部，不相統壹。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擒氏拓跋氏皆大姓也。步賴旣爲唐所禮，餘部相繼來降，以其地爲峽奉巖遠四州。是歲，戶部奏中國人自塞外歸及四夷前後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治書侍御史萬年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諫曰：玄齡珪皆朝廷舊臣，素以忠直爲陛下所委。所考旣多，其間能無一二人不當。察其情終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則皆不可

通鑑卷三十三
信。豈得復當重任。且萬紀比來恒在考堂。曾無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誠徇國也。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釋不問。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貪污解任。自陳嘗在秦王幕府。上憐之。欲聽還舊任。魏徵諫曰。秦府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爲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爲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四年春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夜襲定襄。破之。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驚曰。唐不候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其衆一日數驚。乃徙牙於磧口。靖復遣謀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煬帝之孫政道來降。乙亥。至京師。先是有降胡言中國人或潛通書啓於蕭后者。至是中書舍人楊文瓘請鞠之上。曰。天下未定。突厥方彊。愚民無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已安。既往之罪。何須問也。李世勣出雲中。與突厥戰於白道。大破之。二月己亥。上幸驪山溫湯。甲辰。李靖破突厥頡利可汗於陰。

山先是頡利既敗，竄于鐵山。餘衆尚數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頡利。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欲俟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渡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今詔使至，彼虜必見寬，若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往襲之，不戰可擒矣。」以其謀告張公謹。公謹曰：「詔書已許其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軍至陰山，遇突厥千餘帳。

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喜，意自安。靖使武邑蘇方帥二百騎爲前鋒，乘霧而行，去牙帳七里。虜乃覺之。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靖軍至，虜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獲雜畜數十萬。殺隋義成公主，擒其子。疊羅施、頡利帥萬餘人欲渡磧，李世勣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渡。其大會長皆帥衆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丙午，上還宮。甲寅，以克突厥赦天下。以御史大夫溫彥博爲中書令，守侍中。王珪爲侍中，守戶部尚書。戴胄爲戶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常少卿

蕭瑀爲御史大夫與宰臣參議朝政三月戊辰以突厥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爲右武侯大將軍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爲天可汗上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庚午突厥思結俟斤帥衆四萬來降丙子以突利可汗爲右衛大將軍北平郡王初始畢可汗以啓民毋弟蘇尼失爲沙鉢羅設督部落五萬家牙直靈州西北及頡利政亂蘇尼失所部獨不攜貳突利之來奔也頡利立之爲小可汗及頡利敗走往依之將奔吐谷渾大同道行軍總管任城

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夜走匿于荒谷蘇尼失懼馳追獲之庚辰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帥衆奄至沙鉢羅營俘頡利送京師蘇尼失舉衆來降漠南之地遂空蔡成公杜如晦疾篤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甲申薨上每得佳物輒思如晦遣使賜其家久之語及如晦必流涕謂房玄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夏四月戊戌上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頡利數之曰汝藉父兄之業縱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數與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彊好戰暴骨如

莽三也。蹂我稼穡，掠我子女，四也。我宥汝罪，存汝社稷，而遷延不來，五也。然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爲寇以是得不死耳。頡利哭謝而退，詔館於太僕，厚廩食之。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爲壽。逮夜而罷，突厥旣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

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爲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爲：「突厥鐵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旣得而臣之，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矣。」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卽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縱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臣其本族而已。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爲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竇靜以爲：「戎狄之性，有如禽獸，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

義教。况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國。有損無益。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畧。莫若因其破亡之餘。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可使常爲藩臣。永保邊塞。溫彥博以爲徙於充豫之間。則乖違物性。非所以存養之也。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虚之地。使爲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讐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彊

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氐秦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柰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所統之地。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

通鑑卷三十三
頡利之地爲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衆五月辛未以突利爲順州都督使帥其部落之官上戒之曰爾祖啓民挺身奔隋隋立以爲大可汗奄有北荒爾父始畢反爲隋患天道不容故使爾今日亂亡如此我所以不立爾爲可汗者懲啓民前事故也今命爾爲都督爾宜善守中國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國久安亦使爾宗族永全也壬申以阿史那蘇尼失爲懷德郡王阿史那思摩爲懷化郡王頡利之亡也諸部落會長皆棄頡利來降獨思摩隨之竟與頡利俱擒上嘉其忠拜右武侯大將軍尋以

爲北開州都督使統頡利舊衆丁丑以右武衛大將軍史大柰爲豐州都督其餘會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辛巳詔自今訟者有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決若仍不服然後聞奏丁亥御史大夫蕭瑀劾奏李靖破頡利牙帳御軍無法突厥珍物虜掠俱盡請付法司推科上特敕勿劾及靖入見上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上乃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錄公之功赦公之罪加靖左光祿大夫賜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絹千匹、加真食品、通前五百戶、未幾上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寤、公勿以爲懷、復賜絹二千匹、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如隋煬帝、頡利可汗皆耳、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况未可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六月丁酉、以阿史那蘇尼失爲北寧州都督、以中郎將史善應爲北撫州都督、壬寅、以右驍衛將軍康蘇爲北安州都督、乙卯、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爲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

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爲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臣見隋氏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爲輪、則憂摩火出、乃鑄鐵爲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則其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

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爲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乙丑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飧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

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 癸酉以前太子少保李綱爲太子少師以兼御史大夫蕭瑀爲太子少傅李綱有足疾上賜以步輿使之乘至閣下數引入

禁中問以政事每至東宮太子親拜之太子每視事上令綱與房玄齡王珪先是上命蕭瑀與宰相參議

朝政瑀氣剛

辭而辯

房玄齡等皆不能抗上多不用其

言玄齡魏徵溫彥博嘗有微過瑀劾奏上竟不問瑀由此怏怏自失遂罷御史大夫為太子少傅不復預聞朝政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於磧口貯糧來者賑給使者招慰相望於道大亮上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

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况河西州縣蕭條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穫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為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八月丙午詔以常服未有差等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服青婦人從其夫色甲寅詔以兵部尚書李靖為右僕射靖性沈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似不能言突厥既亡營州都督薛萬淑遣契丹會長貪沒折說諭東北諸夷奚霫室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韋等十餘部皆內附萬淑萬均之兄也 戊午突厥
欲谷設來降欲谷設突利之弟也頡利敗欲谷設奔
高昌聞突利爲唐所禮遂來降 九月戊辰伊吾城
主入朝隋末伊吾內屬置伊吾郡隋亂臣於突厥頡
利旣滅舉其屬七城來降因以其地置伊西伊州思
結部落饑貧朔州刺史新豐張儉招集之其不來者
仍居磧北親屬私相往還儉亦不禁及儉徙勝州都
督州司奏思結將叛詔儉往察之儉單騎入其部落
說諭徙之代州即以儉檢校代州都督思結卒無叛
者儉因勸之營田歲大稔儉恐虜蓄積多有異志奏

請和糴以充邊儲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備實焉

丙子開南蠻地置費州夷州 己卯上幸隴州 冬

十一月壬辰以右衛大將軍侯君集爲兵部尚書參

議朝政 甲子車駕還京師 上讀明堂鉞炙書云

人五藏之系咸附於背戊寅詔自今毋得笞囚背

十二月甲辰上獵於鹿苑乙巳還宮 甲寅高昌王

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貢上遣

文泰之臣厭怛紇干往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

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爲不以蠻夷勞中國今天下

初定前者文泰之來勞費已甚今借使十國入貢其

徒旅不減千人邊民荒耗將不勝其弊若聽其商賈
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
利也時厭恒紇干已行上遽令止之 諸宰相侍宴
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
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
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
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衆務
畢舉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爲已任臣
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
微長上深以爲然衆亦服其確論 上之初即位也

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
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
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爲食渴者
易爲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
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
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
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顓頊
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
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朴漸至澆訛則至于今日當
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

關中饑米斗直絹一疋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鬻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

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房玄齡奏閼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上謂祕書監蕭瑀曰卿在隋世數見皇后乎對曰彼兒女且不

得見臣何人得見之魏徵曰臣聞煬帝不信齊王恒有中使察之聞其宴飲則曰彼營何事得遂而喜聞其憂悴則曰彼有他念故爾父子之間且猶如是况他人乎上笑曰朕今視楊政道勝煬帝之於齊王遠矣瑀瑤之兄也西突厥肆葉護可汗旣先可汗之

子爲衆所附莫賀咄可汗所部會長多歸之肆葉護引兵擊莫賀咄莫賀咄兵敗逃於金山爲泥熟設所殺諸部共推肆葉護爲大可汗

五年春正月詔僧尼道士致拜父母 癸酉上大獵

於昆明池四夷君長咸從甲戌宴高昌王文泰及羣臣丙子還宮親獻禽于大安宮 癸未朝集使趙郡

王孝恭等上表以四夷咸服請封禪上手詔不許

有司上言皇太子當冠用二月吉請造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

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最急不可失也 二

月甲辰詔諸州有京觀處無問新舊宜悉剋削加土爲墳掩蔽枯朽勿令暴露 己酉封皇弟元裕爲鄆

王元名爲譙王靈夔爲魏王元祥爲許王元曉爲密

王庚戌封皇子惛爲梁王惲爲郟王貞爲漢王治爲

晉王慎爲申王翬爲江王簡爲代王 夏四月壬辰

代王簡薨 壬寅靈州斛薛叛任城王道宗等追擊

破之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

金帛贖之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八萬口 六

月甲寅太子少師新昌貞公李綱薨初周齊王憲女

孀居無子綱贍恤甚厚綱薨其女以父禮葬之秋八月甲辰遣使詣高麗收隋氏戰亡骸骨葬而祭之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疾妄爲妖言詔按其事大理丞張蘊古奏好德被疾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貫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爲其刺史情在阿縱按事不實上怒命斬之於市旣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權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於上由是諸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爲直以讒爲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其無所避

忌欲以警策羣臣耳而萬紀等狹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柰何昵姦以自損乎上默然賜絹五百匹久之萬紀等姦狀自露皆得罪九月上修仁壽宮更命曰九成宮又將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表諫以亂離甫爾百姓彫弊帑藏空虛若營造不已公私勞費殆不能堪上喜之曰戴胄於我非親但以忠直體國知無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久之竟命將作大匠竇璡修洛陽宮璡鑿池築山彫飾華靡璡遽命毀之免璡官冬十月丙午上逐兎於後苑左領軍將軍執失思力諫

曰天命陛下爲華夷父母柰何自輕上又將逐鹿思
力脫巾解帶跪而固諫上爲之止 初上令羣臣議
封建魏徵議以爲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
必致厚歛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
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
內地難以奔赴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運祚修短定
命自天堯舜大聖守之而不能固漢魏微賤拒之而
不能却今使勲戚子孫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後將驕
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中
書侍郎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諸子勿令過大間以

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使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
扶京室爲置官寮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
威刑朝貢禮儀具爲條式一定此制萬世無虞十一
月兩詔家宗室及勲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
孫非有大故毋或黜免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
丁巳林邑獻五色鸚鵡丁卯新羅獻美女二人魏
徵以爲不宜受上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
歸其國况二女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
之 倭國遣使入貢上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往
撫之表仁與其王爭禮不宣命而還 丙子上祀圓

丘十二月太僕寺丞李世南開党項之地十六州
四十七縣 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
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
又古刑人君爲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
爲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
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
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
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
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
活甚衆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

奏唯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 巳亥朝集使利州都
督武士驍等復上表請封禪不許 壬寅上幸驪山
溫湯戊申還宮 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
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
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康國求
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
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
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
爲也遂不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猶宜將
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

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
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唯
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
帝時嘗有盜發帝令於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拷訊
取服凡二千餘人帝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恠其
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爲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
盡殺之上曰此豈唯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
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是歲高州總管馮盎
入朝未幾羅賓諸洞獠反敦盎帥部落二萬爲諸軍
前鋒獠數萬人屯據險要諸軍不得進盎持弩謂左
右曰盡吾此矢足知勝負矣連發七矢中七人獠皆
走因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上美其功前後賞賜不
可勝數盎所居地方二千里奴婢萬餘人珍貨充積
然爲治勤明所部愛之 新羅王真平卒無嗣國人
立其女善德爲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四

唐紀十

起玄貳執徐盡強圉作
靈四月凡五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下

貞觀六年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癸酉靜州獠

反將軍李子和討平之

文武官復請封禪上曰卿

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

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

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

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

展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

以爲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爲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希灌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况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

川大水事遂寢上將幸九成宮通直散騎常侍姚思廉諫上曰朕有氣疾暑輒頓劇往避之耳賜思廉絹五十匹監察御史馬周上疏以爲東宮在宮城之中而大安宮乃在宮城之西制度比於宸居尚爲卑小於四方觀德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稱中外之望又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溫清之禮竊所未安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又王長通白明達皆樂

工韋槃提斛斯正止能調馬縱使技能出衆正可賚之金帛豈得超授官爵鳴玉曳履與士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竊耻之上深納之上以新令無三師官二月丙戌詔特置之三月戊辰上幸九成宮庚午吐谷渾寇蘭州州兵擊走之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

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况以人臣之踈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夏四月辛卯襄州都督鄒襄公張公謹卒明日上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哭上曰

君之於臣猶父子也情發於衷安避辰日遂哭之
六月己亥金州刺史鄧悼王元亨薨辛亥江王翬薨
秋七月丙辰焉耆王突騎支遣使入貢初焉耆入
中國由磧路隋末閉塞道由高昌突騎支請復開磧
路以便往來上許之由是高昌恨之遣兵襲焉耆大
掠而去辛未宴三品已上於丹霄殿上從容言曰
中外乂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煬帝威加夷夏頡利誇
有北荒統葉護雄據西域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
所親見勿矜彊盛以自滿也西突厥肆葉護可汗
發兵擊薛延陀爲薛延陀所敗肆葉護性猜狠信讒

有乙利可汗功最多肆葉護以非其族類誅滅之由
是諸部皆不自保肆葉護又忌莫賀設之子泥孰陰
欲圖之泥孰奔焉耆設卑達官與弩失畢二部攻之
肆葉護輕騎奔康居尋卒國人迎泥孰於焉耆而立
之是爲咄陸可汗遣使內附丁酉遣鴻臚少卿劉善
因立咄陸爲奚利咄陸可汗閏月乙卯上宴近
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讐不謂
今日得此同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
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
事爲不可故諫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庶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羿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踈慢，我視之，更覺斌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戊辰，秘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上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覩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九月己酉，幸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因與貴人宴，賦詩起居郎

清平呂才破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爲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舞偕奏於庭。同州刺史尉遲敬德預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諭解之。敬德拳毆道宗目，幾眇。上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見漢高祖誅滅功臣，意常尤之，故欲與卿等共保富貴。令子孫不絕，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蒯醢非高祖之罪也。國家綱紀，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勉自修飾，無貽後悔。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冬十月乙卯，車駕還京師。帝侍上皇宴於大安宮，帝與皇后更獻飲膳及服御。

之物夜久乃罷帝親爲上皇捧輿至殿門上皇不許命太子代之突厥頡利可汗鬱鬱不得意數與家人相對悲泣容貌羸憊上見而憐之以虢州地多麋鹿可以游獵乃以頡利爲虢州刺史頡利辭不願往癸未復以爲右衛大將軍十一月辛巳契苾會長何力帥部落六千餘家詣沙州降詔處之於甘涼之間以何力爲左領軍將軍庚寅以左光祿大夫陳叔達爲禮部尚書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讜言故以此官相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殘以取亂亡當日之言非爲陛下乃社稷之計耳十二月癸丑帝與

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溫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爲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拊掌大笑曰誠有是事辛未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是歲党項羗前後內屬者三十萬口公卿以下請封禪者前後相屬上諭以舊有氣疾恐登高增劇公等勿復言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爲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

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矯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爲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爲公輩念。關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上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旣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七年春正月。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癸巳宴三品已上及州牧蠻夷酋長於玄武門。奏七德九功之舞。太常卿蕭瑀上言。七德舞形容聖功。有所未盡。請寫劉

武周薛仁果竇建德王世充等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今朝廷之臣。徃徃嘗北面事之。若覩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其心乎。瑀謝曰。此非臣愚慮所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三月戊子。侍中王珪坐漏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庚寅。以祕書監魏徵爲侍中。直太史。雍人李淳風奏。靈臺候儀制度踈畧。但有赤道。請更造渾天黃道儀。許之。癸巳。成而奏之。

夏五月癸未。上幸九成宮。雅州道行軍總管張士貴擊反獠破之。秋八月乙丑。左屯衛大將軍譙敬

公周範卒上行幸常令範與房玄齡居守範爲人忠篤嚴正疾甚不肯出外竟終於內省與玄齡相抱而訣曰所恨不獲再奉聖顏辛未以張士貴爲龔州道行軍總管使擊反獠九月山東河南四十餘州水遣使賑之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冬十月庚申上還京師十一月壬辰以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爲司空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爲私上不許曰吾爲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

才雖讐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所舉非私親也十二月甲寅上幸芙蓉園丙辰校獵少陵原戊午還宮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旣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帝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僞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况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

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工部尚書段綸奏徵巧工楊思齊。上令試之。綸使先造傀儡。上曰。得巧工。庶供國事。卿令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無作淫巧之意邪。乃削綸階。嘉陵州獠反。命邗江府統軍牛進達擊破之。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耳。

八年春正月癸未。突厥頡利可汗卒。命國人從其俗焚尸葬之。辛丑。行軍總管張士貴討東西王洞反獠平之。上欲分遣大臣爲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與太常卿蕭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三月庚辰。上幸九成宮。夏五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初吐谷渾可汗伏允遣使入

貢未返大掠鄯州而去上遣使讓之徵伏允入朝稱疾不至仍爲其子尊王求婚上許之令其親迎尊王又不至乃絕昏伏允又遣兵寇蘭廓二州伏允年老信其臣天柱王之謀數犯邊又執唐使者趙德楷上遣使諭之十返又引其使者臨軒親諭以禍福伏允終無悛心六月遣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爲西海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樊興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將邊兵及契苾党項之衆以擊之秋七月山東河南淮海之間大水上屢請上皇避暑九成宮上皇以隋文帝終於彼惡之冬十月營大明宮以爲上皇清

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寢疾不果居辛丑段志玄擊

吐谷渾破之追奔八百餘里去青海三十餘里吐谷

渾驅牧馬而遁甲子上還京師右僕射李靖以

疾遜位許之十一月辛未以靖爲特進封爵如故祿

賜吏卒並依舊給俟疾小瘳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

平章政事甲申吐蕃贊普棄宗弄讚遣使入貢仍

請昏吐蕃在吐谷渾西南近世浸彊蠶食他國土宇

廣大勝兵數十萬然未嘗通中國其王稱贊普俗不

言姓王族皆曰論宦族皆曰尚棄宗弄讚有勇畧四

鄰畏之上遣使者馮德遐往慰撫之丁亥吐谷渾

寇涼州已丑下詔大舉討吐谷渾上欲得李靖爲將爲其老重勞之靖聞之請行上大悅十二月辛丑以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兵部尚書侯君集爲積石道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爲鄯善道涼州都督李大亮爲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彥爲赤水道利州刺史高甌生爲鹽澤道行軍總管并突厥契苾之衆擊吐谷渾帝聘隋通事舍人鄭仁基女爲充華詔已行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聞之大驚手詔深自克責命停冊使房玄齡等奏稱許嫁陸氏無顯狀大禮既行不可中止爽

亦表言初無婚姻之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爲陛下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不得不然帝笑曰外人意或當如是朕之言未能使人必信如此邪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

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歛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

通鑑卷三十四
復言。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饑寒切身。難保清白。今倉廩浸實。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嚴設科禁。又密王元曉等皆陛下之弟。比見帝子拜諸叔叔。皆荅拜。紊亂昭穆。宜訓之以禮。書奏上善之。西突厥咄陸可汗卒。其弟同娥設立。是爲沙鉢羅啞利失可汗。

九年春正月。党項先內屬者皆叛。歸吐谷渾。三月庚辰。洮州羌叛人吐谷渾殺刺史孔長秀。壬辰。赦天

下。乙酉。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甌生擊叛羌破之。

庚寅。詔民貲分三等。未盡其詳。宜分九等。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歛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饒人自斃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爲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爲亡國。齊主尤劣也。夏閏四月癸酉。任城王道宗敗吐谷渾於庫山。吐谷渾可汗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諸將以爲馬無草。疲瘦未可深入。侯君集曰。不然。羣者段志玄軍還。纔及鄯州。虜已至其城下。蓋虜猶完實。衆爲之用故也。今一敗之。

後鼠逃鳥散斥候亦絕君臣攜離父子相失取之易於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李靖從之中分其軍爲兩道靖與薛萬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任城王道宗由南道戊子靖部將薛孤兒敗吐谷渾於曼頭山斬其名王大獲雜畜以充軍食癸巳靖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又敗諸赤水源侯君集任城王道宗引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經破邏真谷其地無水人斃冰馬噉雪五月追及伏允於烏海與戰大破之獲其名王薛萬均薛萬徹又敗天柱王於赤海上皇自去秋得風疾庚子崩於垂拱殿甲辰羣臣

請上準遺詔視軍國大事上不許乙巳詔太子承乾於東宮平決庶政赤水之戰薛萬均薛萬徹輕騎先進爲吐谷渾所圍兄弟皆中槍失馬步鬪從騎死者什六七左領軍將軍弋苾何力將數百騎救之竭力奮擊所向披靡萬均萬徹由是得免李大亮敗吐谷渾於蜀渾山獲其名王二十人將軍執失思力敗吐谷渾於居茹川李靖督諸軍經積石山河源至且末窮其西境聞伏允在突倫川將奔于闐弋苾何力欲追襲之薛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虜非有城郭隨水草遷徙若不因其聚居襲取之一朝雲

散豈得復傾其巢穴邪自選驍騎千餘直趣突倫川萬均乃引兵從之磧中乏水將士刺馬血飲之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伏允脫身走俘其妻子侯君集等進逾星宿川至栢海還與李靖軍合大寧王順隋氏之甥伏允之嫡子也爲侍中於隋久不得歸伏允立侍子爲太子及歸意常快快會李靖破其國國人窮蹙怨天柱王順因衆心斬天柱王舉國請降伏允帥千餘騎逃磧中十餘日衆散稍盡爲左右所殺國人立順爲可汗壬子李靖奏平吐谷渾乙卯詔復其國以慕容順爲西平郡王趙故

呂烏甘豆可汗上慮順未能服其衆仍命李大亮將精兵數千爲其聲援六月己丑羣臣復請聽政上許之其細務仍委太子太子頗能聽斷是後上每出行幸常令居守監國秋七月庚子鹽澤道行軍副總管劉德敏擊叛羗破之丁巳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務存隆厚期限既促功不能及祕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爲聖人薄葬其親非不孝也深思遠慮以厚葬適足爲親之累故不爲耳昔張釋之有言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劉向言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其言深切誠合至

理伏惟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親乃以秦漢
爲法臣竊爲陛下不取雖復不藏金玉後世但見丘
壟如此其大安知無金玉邪且今釋服已依霸陵而
丘壟之制獨依長陵恐非所宜伏願依白虎通爲三
仞之墳器物制度率皆節損仍刻石立之陵旁別書
一通藏之宗廟用爲子孫永久之法疏奏不報世南
復上疏以爲漢天子即位卽營山陵遠者五十餘年
今以數月之間爲數十年之功恐於人力有所不逮
上乃以世南疏授有司令詳處其宜房玄齡等議以
爲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則太崇三仞
則太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 辛亥詔國初草創宗

廟之制未備今將遷祔宜令禮官詳議諫議大夫朱
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於是增修太廟
祔弘農府君及高祖并舊神主四爲六室房玄齡等
議以涼武昭王爲始祖左庶子于志寧議以爲武昭
王非王業所因不可爲始祖上從之 党項寇疊州

李靖之擊吐谷渾也厚賂党項使爲鄉導党項會
長拓跋赤辭來謂諸將曰隋人無信喜暴掠我今諸
軍苟無異心我請供其資糧如或不然我將據險以
塞諸軍之道諸將與之盟而遣之赤水道行軍總管

李道彥行至濶水見赤辭無備襲之獲牛羊數千頭於是羣羗怨怒屯野狐峽道彥不得進赤辭擊之道彥大敗死者數萬退保松州左驍衛將軍樊興逗遛失軍期士卒失亡多乙卯道彥與皆坐減死徙邊上遣使勞諸將於大斗拔谷薛萬均排毀契苾何力自稱已功何力不勝忿拔刀起欲殺萬均諸將救止之上聞之以讓何力何力具言其狀上怒欲解萬均官以授何力何力固辭曰陛下以臣之故解萬均官羣胡無知以陛下爲重胡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且使胡人謂諸將皆如禹均將有輕漢之心上善之而

止尋令宿衛北門檢校屯營事尚宗女臨洮縣主

岷州都督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甌生後軍期李靖按之甌生恨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八月庚辰甌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甌生秦府功臣寬其罪上曰甌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若甌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我於舊勲未嘗忘也爲此不敢赦耳李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親戚不得妄見也 上欲自詣園陵羣臣以上哀毀羸瘠固諫而止 冬十月乙亥處月初遣使入貢處月處密皆西突厥之別部也

庚寅葬大武皇帝於獻陵廟號高祖以穆皇后祔葬
加號太穆皇后 十一月庚戌詔議於太原立高祖
廟祕書監顏師古議以爲寢廟應在京師漢世郡國
立廟非禮乃止 戊午以光祿大夫蕭瑀爲特進復
令參預政事上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
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
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
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又謂瑀曰卿之忠直古
人不過然善惡太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謝魏徵曰
瑀違衆孤立唯陛下知其忠 瑀不遇聖明求免難

矣 特進李靖上書請依遺詔御常服臨正殿弗許
吐谷渾甘豆可汗久質中國國人不附竟爲其下
所殺子燕王諾曷鉢立諾曷鉢幼大臣爭權國中
大亂十二月詔兵部尚書侯君集等將兵援之先遣使
者諭解有不奉詔者隨宜討之

十年春正月甲午上始親聽政 辛丑以突厥拓設
阿史那社爾爲左驍衛大將軍社爾處羅可汗之子
也年十一以智畧聞可汗以爲拓設建牙於磧北與
欲谷設分統敕勒諸部居官十年未嘗有所賦歛諸
設或鄙其不能爲富貴社爾曰部落苟豐於我是矣

諸設慙服及薛延陀叛攻破欲谷設社爾兵亦敗將其餘衆走保西陲頡利可汗旣亡西突厥亦亂咄陸可汗兄弟爭國社爾詐往降之引兵襲破西突厥取其地幾半有衆十餘萬自稱荅布可汗社爾乃謂諸部曰首爲亂破我國者薛延陀也我當爲先可汗報仇擊滅之諸部皆諫曰新得西方宜且留鎮撫今遽捨之遠去西突厥必來取其故地社爾不從擊薛延陀於磧北連兵百餘日會啞利失可汗立社爾之衆苦於父役多棄社爾逃歸薛延陀縱兵擊之社爾大敗走保高昌其舊兵在者纔萬餘家又畏西突厥之

逼遂帥衆來降敕處其部落於靈州之北留社爾於長安尚皇妹南陽長公主典屯兵於苑內 癸丑徙趙王元景爲荆王魯王元昌爲漢王鄭王元禮爲徐王徐王元嘉爲韓王荆王元則爲彭王滕王元懿爲鄭王吳王元軌爲霍王幽王元鳳爲虢王陳王元慶爲道王魏王靈夔爲燕王蜀王恪爲吳王越王泰爲魏王燕王祐爲齊王梁王愔爲蜀王邾王惲爲蔣王漢王貞爲越王申王慎爲紀王 二月乙丑以元景爲荊州都督元昌爲梁州都督元禮爲徐州都督元嘉爲潞州都督元則爲遂州都督靈夔爲幽州都督

恪爲潭州都督泰爲相州都督祐爲齊州都督愔爲益州都督惲爲安州都督貞爲揚州都督泰不之官以金紫光祿大夫張亮行都督事上以泰好文學禮接士大夫特命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三月丁酉吐谷渾王諾曷鉢遣使請頒曆行年號遣子弟入侍並從之丁未以錯曷鉢爲河源郡王烏地也拔勒豆可汗 癸丑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夏六月壬申以溫彥博爲右僕射太常卿楊師道

爲侍中

侍中魏徵屢以目疾求爲散官上不得已

以徵爲特進仍知門下事朝章國典參議得失徒流以上罪詳事聞奏其祿賜吏卒並同職事 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畧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上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鞠因命囚繫俟上怒息徐爲申理由是宮壺之中刑無枉濫豫章公主早喪其母后收養之慈愛逾於所生妃嬪以下有疾后親撫視輟已之藥膳以資之宮中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儉爲先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嘗白后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曰爲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上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晝夜不離側嘗繫毒藥於衣帶曰若有不諱義不獨生后素有氣疾前年從上幸九成宮柴紹等中夕告變上擇甲出閣問狀后扶疾以從左右止之后曰上旣震驚吾何心自安由是疾遂甚太子言於后曰醫藥備盡而疾不瘳請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獲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爲善有福則吾不爲惡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爲柰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爲乎必行

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不敢奏私以語房玄齡玄齡白上上哀之欲爲之赦后固止之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言於帝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竒謀祕計未嘗宣泄苟無大故願勿棄之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旣非德舉易致顛危欲使其子孫保全慎勿處之權要但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丘壟勞費天下但因山爲墳器用瓦木而已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兒女輩不必令來見其悲哀徒亂人意因

通鑑卷三十四
取衣中毒藥以示上曰妾於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
從乘輿不能當呂后之地耳已卯崩于立政殿后嘗
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駁漢
明德馬后以不能抑退外親使當朝貴盛徒戒其車
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禍敗之源而防其末流也及
崩宮司并女則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
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
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
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 秋八月丙子上謂羣臣曰
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

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冬十一
月庚午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將軍段志玄宇文士及
分統士衆出肅章門帝夜使宦官至二人所士及開
營內之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
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僞竟留使者至明帝聞
而歎曰真將軍也帝復爲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
言薄葬以爲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旣無珍貨復何所
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此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物在
陵中乃爲已有今因九嶼山爲陵鑿石之上纔百餘
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

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沒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爲法上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爲之毀觀 十二月戊寅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貢朱俱波在葱嶺之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上曰中國旣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唯諸公匡其不逮耳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帝時一品以下皆爲諸

王所顛躓彼豈非天子兒邪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聞三品以上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乎房玄齡等皆惶懼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卿者之忿自謂不疑及聞徵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 上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

通鑑卷三十一
官長不能盡記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爲姦自今變法
皆宜詳慎而行之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
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
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
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
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
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是日黜
萬紀使還家 是歲更命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
果毅都尉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
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

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
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
數皆自備輸之庫有征行則給之年二十爲兵六十
而免其能騎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每歲季冬折
衝都尉帥其屬教戰當給馬者官予其葦席之凡當宿
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踈近數皆一月而更
十一年春正月徙鄆王元裕爲鄧王譙王元名爲舒
王 辛卯以吳王恪爲安州都督晉王治爲并州都
督紀王慎爲秦州都督將之官上賜書戒敕曰吾欲
遺汝珍玩恐益驕奢不如得此一言耳 上作飛山

宮庚子特進魏徵上疏以爲煬帝恃其富彊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爲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房玄齡等先受詔定律令以爲舊法兄弟異居蔭不相及而謀反連坐皆死祖孫有蔭而止應配流據禮論情深爲未愜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者俱配役從之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太半天下稱賴焉玄齡等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

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爲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武德舊制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饗玄齡等建議停祭周公以孔子爲先聖顏回配饗又刪武德以來敕格定留七百條至是頒行之又定枷杻鉗鑕杖笞皆有長短廣狹之制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爲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

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
悅從之由是斷獄平矣上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
孫倉猝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二月丁
巳自爲終制因山爲陵容棺而已甲子上行幸洛
陽宮上至顯仁宮官吏以缺儲侍有被譴者魏徵
諫曰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
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
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
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
朕昔過此買飯而食饒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嫌

不足乎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庚子土宴洛陽

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
於民今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
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房玄齡魏徵上所
定新禮一百三十八篇丙午詔行之以禮部尚書
王珪爲魏王泰師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
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
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今主上欽
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
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筭行盥饋之禮

是後公主始行婦禮自珪始 羣臣復請封禪上使
祕書監顏師古等議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夏四月
己卯魏徵上疏以爲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
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
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
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
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
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樽節在宴安則思後
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
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
任能固可以無爲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
之任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五

唐紀十一

起疆圉作噩五月盡上章因敦凡三年有奇始丁酉終庚子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上

貞觀十一年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爲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且以隋之府庫倉廩戶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擬倫然隋以富彊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

通鑑卷之五十五
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
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疇
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
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六月右僕射虞恭公溫彥博薨彥博久掌機務知無
不爲上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故精神耗竭我見
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安逸竟天天年 丁巳
上幸明德宮 己未詔荊州都督荆王元景等二十
一王所任刺史咸令子孫世襲戊辰又以功臣長孫
無忌等十四人爲刺史亦令世襲非有大故無得黜

免 己巳徙許王元祚爲江王 秋七月癸未大雨

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

魏徵上疏以爲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
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
者由夫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
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踈
其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踈則情不上通
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
力盡誠猶未免有敗况內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夫
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既謂

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乙未車駕還洛陽詔洛陽宮爲水所毀者少加修繕纔令可居自外衆材給城中壞廬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極言朕過壬寅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給遭水者 八月甲子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太頻今天下無

事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魏徵曰先王惟恐不聞其過陛下旣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陳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於國若其無取亦無所損上曰公言是也皆勞而遣之 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爲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爲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

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書曾無事
實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
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邇使高祖之後即傳武帝漢
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及諸
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夫昧爽不顯後世猶
怠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尚復如此况皇太子生
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
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爲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
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當脩於可脩之時不可悔
之於已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

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
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
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
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
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
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
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
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歛以資
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
在於今日爲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爲久長之謀不

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位囚禁諸王但無縲綬耳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爲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已上各舉一人 冬十月癸丑詔勲戚亡者皆陪塋山陵 上獵於洛陽苑有群豕

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爲之罷獵尋加光祿大夫 安州都督吳王恪數出畋獵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奏彈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戶三百上曰長史權萬紀事吾兒不能匡正罪當死柳範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止畋獵豈得獨罪萬紀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折我對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上

通鑑卷一百九十五
三十一
悅十一月辛卯上幸懷州丙午還洛陽宮故荊
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爲才
人

十二年春正月乙未禮部尚書王珪奏三品已上遇
親王於路皆降乘非禮上曰卿輩苟自崇貴輕我諸
子特進魏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
爲王降乘誠非所宜當上曰人生壽夭難期萬一太
子不幸安知諸王它日不爲公輩之主何得輕之對
曰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
窺竊塞禍亂之源本此爲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珪

奏吏部尚書高士廉黃門侍郎韋挺禮部侍郎令
狐德棻中書侍郎岑文本撰氏族志成上之先是山
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好自矜地望雖累葉陵夷苟
他族欲與爲昏姻必多責財幣或捨其鄉里而妄稱
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惡之命士廉
等徧責天下譜牒質諸史籍考其真僞辯其昭穆第
其甲乙褒進忠賢貶退姦逆分爲九等士廉等以黃
門侍郎崔民幹爲第一上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
起閭閻布衣卿輩至今推仰以爲英賢豈在世祿乎
高氏偏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

况其子孫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猶印然以門地自負販鬻松楨依託富貴棄廉忘耻不知世人何爲貴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勲勞或以文學致位貴顯彼衰世舊門誠何足慕而求與爲昏雖多輸金帛猶爲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釐正訛謬捨名取實而卿曹猶以崔民幹爲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爲高下於是以皇族爲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爲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於天下 二月乙卯車駕西還癸亥幸河北觀砥柱 甲子巫州僚

反冀州都督齊善行敗之俘男女三千餘口 乙丑上祀禹廟丁卯至柳谷觀鹽池庚午至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車駕盛飾廨舍樓觀又飼羊百餘頭魚數百頭以饋貴戚上數之曰朕巡省河洛凡有所須皆資庫物卿所爲乃亡隋之弊俗也 甲戌幸長春宮 戊寅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閏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丁未車駕至京師 三月辛亥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

民者史皆書之足爲不朽若爲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爲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遂不許 丙子以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爲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旣治爲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爲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

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夏五月壬申弘文館學士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卒上哭之慟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

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 秋七月

癸酉以吏部尚書高士廉爲右僕射 乙亥吐蕃寇

弘州 八月霸州山獠反燒殺刺史向邵陵及吏民

百餘家 初上遣使者馮德遐撫慰吐蕃吐蕃聞突

厥吐谷渾皆尚公主遣使隨德遐入朝多齎金寶奉

表求昏上未之許使者還言於贊普棄宗弄讚曰臣

初至唐唐待我甚厚許尚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相

離間唐禮遂衰亦不許昏弄讚遂發兵擊吐谷渾吐

谷渾不能支遁於青海之北民畜多爲吐蕃所掠吐

蕃進破党項白蘭諸羌帥衆二十餘萬屯松州西境

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尋進攻松州敗都督韓威

羌酋閭州刺史別叢卧施諾州刺史把利步利並以

州叛歸之連兵不息其大臣諫不聽而自縊者凡八

輩壬寅以吏部尚書侯君集爲當彌道行軍大總管

甲辰以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爲白蘭道左武衛

將軍牛進達爲闊水道左領軍將軍劉簡爲洮河道

行軍總管督步騎五萬擊之吐蕃攻城十餘日進達

爲先鋒九月辛亥掩其不備敗吐蕃於松州城下斬

首千餘級弄讚懼引兵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上許

之 甲寅上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

昧之初與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初突厥頡利既亡北方空虛薛延陀真珠可汗帥其部落建庭於都尉捷山北獨邏水南勝兵二十萬立其二子拔酌頡利苾主南北部上以其彊盛恐後難制癸亥拜其二子皆爲小可汗各賜

鼓纛外示優崇實分其勢冬十月乙亥巴州獠反已卯畋于始平乙未還京師鈞州獠反遣桂州都督張寶德討平之十一月丁未初置左右屯營

飛騎於玄武門以諸將軍領之又簡飛騎才力驍健善騎射者號百騎衣五色袍乘駿馬以虎皮爲韉凡遊幸則從焉已巳明州獠反遣交州都督李道彥討平之十二月辛巳左武侯將軍上官懷仁擊反獠於壁州大破之虜男女萬餘口是歲以給事中馬周爲中書舍人周有機辯中書侍郎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權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

一字不可增亦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 霍王
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爲徐州刺史與處
士劉玄平爲布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
問者怪之玄平曰夫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於霍王
無所短吾何以稱其長哉 初西突厥唃利失可汗
分其國爲十部每部有酋長一人仍各賜一箭謂之
十箭又分左右廂左廂號五咄陸置五大啜居碎葉
以東右廂號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居碎葉以西通
謂之十姓唃利失失衆心爲其臣統吐屯所襲唃利
失兵敗與其弟步利設走保焉耆統吐屯等將立欲

谷設爲大可汗會統吐屯爲人所殺欲谷設兵亦敗
唃利失復得故地至是西部竟立欲谷設爲乙毗咄
陸可汗乙毗咄陸旣立與唃利失大戰殺傷甚衆因
中分其地自伊列水以西屬乙毗咄陸以東屬唃利失
處月處密與高昌共攻拔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
五百人焚其廬舍而去

十三年春正月乙巳車駕謁獻陵丁未還宮 戊午
加左僕射房玄齡太子少師玄齡自以居端揆十五
年男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女爲韓王妃深畏滿盈
上表請解機務上不許玄齡固請不已詔斷表乃就

職太子欲拜玄齡設儀衛待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
時人美其有讓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
其人未得乃自領之 禮部尚書永寧懿公王珪薨
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於令三品已上皆立家廟珪
通貴已久獨祭於寢爲法司所劾上不問命有司爲
之立廟以愧之 二月庚辰以光祿大夫尉遲敬德
爲鄜州都督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
臣反是實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
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
地出其癰瘕上爲之流涕曰卿復服朕不疑卿故語
卿何更恨邪上又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
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
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臣願也上乃止 戊戌尚
書奏近世掖庭之選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或刑戮
之家憂怨所積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關皆選
良家有才行者充以禮聘納其沒官口及素微賤之
人皆不得補用上從之 上既詔宗室群臣襲封刺
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爲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
疏爭之侍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爲堯舜之父猶有朱
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

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稱承恩以來形影相弔若履春冰宗族憂虞如寘湯火緬惟三代封建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兩漢罷侯置守蠲除曩弊深協事宜今因臣等復有變更恐紊聖朝綱紀且後世愚幼不肖

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更因延世之賞致成勦絕之禍良可哀愍願停渙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無忌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且言臣披荊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柰何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強公等以茅土邪庚子詔停世封刺史高昌王麴文泰多遏絕西域朝貢伊吾先臣西突厥旣而內屬文泰與西突厥共擊之上下書切責徵其大臣阿史那矩欲與議事文泰不遣遣其長史麴雍來謝罪頡利之亡也中

國人在突厥者或奔高昌詔文泰歸之文泰蔽匿不遣又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焉耆訴之上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問狀且謂其使者曰高昌數年以來朝貢脫畧無藩臣禮所置官號皆準天朝築城掘溝預備攻討我使者至彼文泰語之云鷹飛于天雉伏于蒿猫遊于堂鼠噉于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又遣使謂薛延陀曰旣爲可汗則與天子匹敵何爲拜其使者事人無禮又間鄰國爲惡不誅善何以勸明年當發兵擊汝三月薛延陀可汗遣使上言奴受恩思報請發所部爲軍導以擊高昌上遣民部尚書唐

儉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齊繒帛賜薛延陀與謀進取夏四月戊寅上幸九成宮初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從突利入朝歷位中郎將居家無賴怨突利斥之乃誣告其謀反上由是薄之久不進秩結社率陰結故部落得四十餘人謀因晉王治四鼓出宮開門辟仗馳入宮門直指御帳可有大功甲申擁突利之子賀邏鶻夜伏於宮外會大風晉王未出結社率恐曉遂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衛士死者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等帥衆奮擊久之乃退馳入御廄盜馬二十餘匹北走度渭欲奔其部落追獲斬之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原賀邏鶻投于嶺表 庚寅遣武侯將軍上官懷仁
擊巴壁洋集四州反獠平之虜男女六千餘口 五
月旱甲寅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爲陛下
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
爲頃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
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
非興邦之至言上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
仰并錄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匹 六月
渝州人侯弘仁自牂牁開道經西趙出邕州以通交
桂蠻俚降者二萬八千餘戶 丙申立皇弟元嬰爲

滕王 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
便秋七月庚戌詔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
王李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纛突厥
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度河還其舊部俾世作藩
屏長保邊塞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農
卿郭嗣本賜薛延陀璽書言頡利旣敗其部落咸來
歸化我畧其舊過嘉其後善待其達官皆如吾百寮
部落皆如吾百姓中國貴尚禮義不滅人國前破突
厥止爲頡利一人爲百姓害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
畜恒欲更立可汗故置所降部落於河南任其畜牧

今戶口蕃滋吾心甚喜既許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將遣突厥度河復其故國爾薛延陀受冊在前突厥受冊在後後者爲小前者爲大爾在磧北突厥在磧南各守土疆鎮撫部落其踰分故相抄掠我則發兵各問其罪薛延陀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上御齊政殿餞之思摩涕泣奉觴上壽曰奴等破亡之餘分爲灰壤陛下存其骸骨復立爲可汗願萬世子孫恒事陛下又遣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等齎冊書就其種落築壇於河上而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

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失那泥孰爲右賢王忠蘇尼失之子也上遇之甚厚妻以宗女及出塞懷慕中國見使者必泣涕請入侍詔許之 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詔以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比來訴訟者或自毀耳目自今有犯先笞四十然後依法 冬十月甲申車駕還京師 十一月辛亥以侍中楊師道爲中書令 戊辰尚書左丞劉洎爲黃門侍郎參知政事 上猶冀高昌王文泰悔過復下璽書示以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至十二月壬申遣交

河行軍大總管吏部尚書侯君集副總管兼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等將兵擊之 乙亥立皇子福爲趙王 已丑吐谷渾王諾曷鉢來朝以宗女爲弘化公主妻之 壬辰上畋於咸陽癸巳還宮 太子承乾頗以遊畋廢學右庶子張玄素諫不聽 是歲天下州府凡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一十一 太史令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藥有僧自西域來善呪術能令人立死復呪之使蘇上擇飛騎中壯者試之皆如其言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呪奕

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若爲物所擊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時卧疾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性至堅物莫能傷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往見佛齒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時年八十五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爲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西突厥咥利失可汗之臣俟利發與乙毗咄陸可汗通謀作亂咥利失窮蹙逃奔鑠汗而死弩失畢部落迎其弟子薄布特勒立之是爲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沙鉢羅葉護旣立建庭

於雖合水北謂之南庭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國皆附之 陸建牙於鏃曷山西謂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駃馬結骨火燭觸水昆等國皆附之以伊列水爲境

十四年春正月甲寅上幸魏王泰第赦雍州長安繫囚大辟以下免延康里今年租賦賜泰府僚屬及同里老人有差 二月丁丑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二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

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壬午上行幸驪山溫湯辛卯還宮 乙未詔求近世名儒梁皇甫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思弘三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以聞當加引擢 三月竇州道行軍總管党仁弘擊羅賓反獠破之俘七千餘口 辛丑流鬼國遣使

入貢去京師萬五千里濱於北海南鄰靺鞨未嘗通
中國重三譯而來上以其使者余志爲騎都尉 丙
辰置寧朔大使以護突厥 夏五月壬寅徙燕王靈
夔爲魯王 上將幸洛陽命將作大匠閻立德行清
暑之地秋八月庚午作襄城宮於汝州西山立德立
本之兄也 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
去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
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往吾入朝見秦隴之北城
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今來伐我發兵多則糧運不
給三萬已下吾力能制之當以逸待勞坐收其弊若
頻兵城下不過二十日食盡必走然後從而虜之何
足憂也及聞唐兵臨磧口憂懼不知所爲發疾卒子
智盛立軍至柳谷詞者言文泰刻日將葬國人咸集
於彼諸將請襲之侯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無禮
故使吾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
是鼓行而進至田城諭之不下詰朝攻之及午而克
虜男女七千餘口以中郎將辛獠兒爲前鋒夜趨其
都城高昌逆戰而敗大軍繼至抵其城下智盛致書
於君集曰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
故智盛襲位未幾惟尚書憐察君集報曰苟能悔過

當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君集命填塹攻之飛石雨下城中人皆室處又爲巢車高十丈俯瞰城中有行人及飛石所中皆唱言之先是文泰與西突厥可汗相結約有急相助可汗遣其葉護屯可汗浮圖城爲文泰聲援及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千餘里葉護以城降智盛窮蹙癸酉開門出降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一萬七千七百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上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曰陛下初即位文泰夫婦首來朝其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爲州縣則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什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上不從九月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州各置屬縣乙卯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君集虜高昌王智盛及其群臣豪傑而還於是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侯君集之討高昌也遣使

約焉耆與之合勢焉耆喜聽命及高昌破焉耆王詣軍門謁見君集且言焉耆三城先爲高昌所奪君集奏并高昌所掠焉耆民悉歸之冬十月甲戌荆王元景等復表請封禪上不許初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尉氏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命斬之猶不解曰何物縣尉敢殺吾折衝命追至長安面詰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上曰何也徵曰隋末百姓彊而陵官吏如魯寧之比是也上悅擢仁軌爲櫟

陽丞上將幸同州校獵仁軌上言今秋大稔民收穫者什纔一二使之供承獵事治道葺橋動費一二萬功實妨農事願少留鑾輿旬日俟其畢務則公私俱濟上賜璽書嘉納之尋遷新安令閏月乙未行幸同州庚戌還宮丙辰吐蕃贊普遣其相祿東贊獻金五千兩及珍玩數百以請昏上許以文成公主妻之十一月甲子朔冬至上祀南郊時戊寅曆以癸亥爲朔宣義郎李淳風表稱古曆分日起於子半今歲甲子朔旦冬至而故太史令傅仁均減餘稍多子初爲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請更加考定衆議以仁均

定朔微差。淳風推校精密。請如淳風議從之。丁卯。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嫡子婦服。妻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丙子。百官復表請封禪。詔許之。更命諸儒詳定儀注。以太常卿韋挺等爲封禪使。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給使。過所稽緩。給使奏之。上怒。出元方爲華陰令。魏徵諫曰。帝王震怒。不可妄發。前爲給使。遂夜出敕書。事如軍機。誰不驚駭。况宦者之徒。古來難養。輕爲言語。易生患害。獨行遠使。深非事宜。漸不可長。所宜深慎。上納其言。尚書左丞韋棕。句司農木。槿價貴於民間。奏其隱沒。

上召大理卿孫伏伽書司農罪。伏伽曰。司農無罪。上怪問其故。對曰。只爲官槿貴。所以私槿賤。向使官槿賤。私槿無由賤矣。但見司農識大體。不知其過也。上悟。屢稱其善。顧謂韋棕曰。卿識用不逮伏伽遠矣。十二月丁酉。侯君集獻俘于觀德殿。行飲至禮。大酺三日。尋以智盛爲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上得高昌樂工。以付太常。增九部樂爲十部。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爲盜竊。君集不能禁。爲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以爲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

大理雖君集等自掛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錄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賞由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備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斯則陛下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矣上乃釋

之又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女者萬均不服內出高昌婦女付大理與萬均對辯魏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二國婦女對辯帷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昔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絕纓之罪况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遽釋之侯君集馬病艱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指霑其膿而輟之御史劾奏其諂左遷括州刺史高昌之平也諸將皆即受賞行軍總管阿史那社爾以無敕旨獨不受及別敕旣下乃受之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上嘉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寶

刀及雜綵千段賜之。癸卯上獵於樊川乙巳還宮

魏徵上疏以爲在朝群臣當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成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爲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矯僞成俗矣上納之上

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及此言宗廟社稷之福也

上聞右庶子張玄素在東宮數諫爭擢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嘗於宮中擊鼓玄素叩閤切諫太子出其鼓對玄素毀之大子久不出見官屬玄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且宮中唯有婦人不知有能如樊姬者乎太子不聽玄素少爲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之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何官對曰流外又問何曹玄素耻之出閣殆不能步色

如死灰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群臣窮其門戶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耻使之鬱結于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上曰朕亦悔此問卿疏深會我心遂良亮之子也孫伏伽與玄素在隋皆爲令史伏伽或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戴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御史劾之上曰昔唐虞大聖貴爲天子不能化其子况崇爲刺史獨能使其民比屋爲善乎若坐是貶黜則州縣互相掩蔽縱捨罪人自今諸州有犯十惡者勿劾刺史但令明加糾察如法施罪庶以肅清姦惡耳上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徵諫曰將軍之職爲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况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言事者多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